

《疯狂的科举》

潘剑冰 著



▲《疯狂的科举》▲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3年7月出版

【本书推荐】▷▷

本书以清代科举为蓝本，作者在大量阅读和积累的基础上，参阅了众多清代以来的名人自传、回忆录、日记，以及众多清代和近现代学者的笔记、杂谈、文集、奏章、小说等，真实可信、形象丰满，诸多的趣闻逸事既可揭开我们心中的谜团，也足以令我们解颐。作者以这种讲故事的方式重新解读尘封已久的科举制度，化抽象为形象，让我们在冰冷的词汇与枯涩的制度中感受到可以触摸的温情。

【作者简介】▷▷

潘剑冰，80后实力派作家。出生于闽南古镇，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以“幽默兼优雅，深情且深刻”的独特写作风格深受读者喜爱，近年来已出版《率性林语堂》、《豪客丁玲》、《民国课堂》等多部著作。

《上帝的代言人》

[美] 依迪丝·汉密尔顿 著



▲《上帝的代言人》▲

华夏出版社

2014年1月出版

【本书推荐】▷▷

本书是汉密尔顿于90岁高龄写的最后一部作品，书中以简约轻松的笔法以及短小精致的篇幅向我们展示了古希腊灿烂文化的兴衰史。借助汉密尔顿的叙事，我们或许能够更透彻地理解这些观念何以能够影响此后2500年的人类历史。被称为希腊黄金时代的200年，在汉密尔顿的笔下，如一部令人兴奋的小说，将那段风云际会的时代绝唱变成了绕梁不绝的历史回响。

【作者简介】▷▷

依迪丝·汉密尔顿，美国当代著名的“古典文学普及家”（不列颠百科全书语）。早年学习古希腊罗马文学，阅读拉丁文和希腊文典籍是她一生的爱好。她在慕尼黑大学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成为在慕尼黑大学求学的第一位女性。她一生从事古典文学的教学、研究和写作。

《最好与最坏的时代：局中人》

王学斌 著



▲《最好与最坏的时代：

局中人》▲

东方出版社

2013年10月出版

【本书推荐】▷▷

人人心中都有一个理想时代。一如当今的民国热，对当代的许多人来说，民国或许就是他们心中的黄金时代。而清末民初，在李鸿章的眼中，乃“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以好时代还是坏时代，都不是绝对，本书所写的载沣、荣禄、邵飘萍、柳亚子、郑孝胥等，便是深深嵌在这清末明初“变局”里的“局中人”。

【作者简介】▷▷

王学斌，中央党校文史部讲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晚近学术思想史、文化史及民国人物研究，先后在《高校理论战线》《社会科学战线》《文献》等学术核心刊物发表论文十数篇。闲暇之余，撰文自润，已在《书屋》《中国新闻出版报》《文艺报》《名人传记》《中国经营报》等国内报刊发表随笔、杂文、时评近百篇。已出版著作有《民国底气：腹有诗书气自华》《民国音乐：未央》（与人合著）等。

读书人要放生

■ 陈立

对于现在的大学生，科举早已丢到历史的垃圾堆里了，根本无从谈起的兴趣，更不用说做研究了。就算有那么一点印象，也是从《儒林外史》遴选出来的《范进中举》，还有就是鲁迅的小说《孔乙己》，里面只是提到科举的危害性，把它说成了读书人的活棺材。

可是，科举自从隋唐兴起，一直贯穿中国接下来的所有封建王朝，直到晚清给它敲响了丧钟。在这漫长的岁月，因为有了科举，使多少寒门子弟享受当世的风光，受到当朝庙堂和老百姓的宠爱，说句老实话，没有科举制度，这些民二代是无法与官二代和富二代在权力社会分得一羹米粥。

潘剑冰一直倾心于历史研究，希望从故纸堆里翻出历史的真相来，他文笔活泼幽默，论古鉴今，不像那些老学究塞牙的插科打诨，而是以当下的笔触，描述科举时代读书人的

上帝离我们有多远

■ 皮皮

理解，他们因此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商人；他们最成功的艺术家，其突出的敏感也表现在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感悟中。他们把上帝拿到生活中崇拜，是讲究实用的信众。

卢克莱修说，宗教崇拜源于恐惧。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动机和观念越变越复杂，但恐惧仍占上风，主宰着我们的行为。尽管如此，“人性也不会彻底绝望、放弃”，他们“以人类的行为模式来规范恶灵”……“要想牵制恐怖的上帝唯有借助可怕的手段……要想得到神灵的特别关照，就必须用等值的代价来做交换。”

她的解读，也许就是我们忽视或者尚未理解的，跟着她的引领，读《圣经》，就像带上了特别的地图去游览，就像当年跟随她浏览古老的希腊文明一样，总是获益匪浅。通过她的《希腊精神》、《罗马精神》、《神话》以及本书等著作，我认定她是一位值得信任的学者；言之有物；把自我融化到历史的精髓中，目的仅仅是为读者提供更好的精神沉浸，促使他们更好地理解历史中掩埋的本质，而不是为自己树碑。

汉密尔顿晚年动笔写这本书，许多表述不仅简洁，而且十分透彻。延伸出来不妨这样

大时代中的私人写作

■ 林雅华

时候掬一把热泪。为了让读者获得最佳的现场感，我们可以在书中的多篇文章中，读到作者翻阅数百万荣庆、那桐、徐世昌……日记之后，给我们带来的那种隐微、切近、甚至近乎残酷的真实。在剧烈的时代转型与震荡之中，宏大的历史叙事，无法渗入个人的生命故事。而那些稍纵即逝的生命体验、喜怒哀愁、乃至最为私密的呓语，却在无意间被放大、被播散。那时的人，不知道近百年之后，恰好有那么一些人，藉由作者的手笔，读到了他们的故事，甚至探入到了那个时代。

原本的官修历史，实质上是一种“大公无私”的东西，它是成王败寇者的博弈，甚或是一代明君的恩泽天下。这种历史记录的场所，大抵是宫廷深处。而当历史的言说，越过了宫廷史官的微言大义，转而蛰伏到了私人写作的领域，那么，一种新的东西就被解放了出来。在时间的沙漏中，他们的日记从落寞无人问，走到了我们现在的案头枕边，才使得我们看清当时社会的激烈碰撞、交锋落败与挣扎求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私人写作的历史，比之严整肃穆的正史，读来更加令人惊心动魄，似乎在不经意间，就能让我们嗅到那股来自于历史

深处的烽火硝烟与呢喃市井。

这样一个大时代中的私人写作的涌动，其实表征了两个层面的意义。其一、它表征了时代脉搏在个体生命中的搏动，而这种生命的搏动，使得我们能够越过时间的障碍、历史事件的层累，直接触碰到那个时代的真谛；其二、这样的私人写作亦是一个现代性逐步奠立成型的过程。从表面上看，私人写作似乎传达了一种封闭的诉求，意图寻求个体的自我认同。但实际上，自我认同的获得，必须具备两个向度的认同达成自我与自我的认同，以及自我与他者的认同。故而，个体永远都处于一种既自我关怀，又关涉别人的双重关系中。自我关怀的目的是为了关涉他者，关涉他者反过来又加强了自我关怀。因此，即便最为内在的私人主体性也都与他者和共同体相联。清末民初的这一批时代人物，通过大时代下的私人写作，在不断突显自我体验的过程中，不经意间为自我建立起了一种主体性，进而参与到了他者、乃至整个共同体的命运中。

而此后中国的整体遭际、发展方向，也恰恰应和了此种现代性发展的大潮。我们看到，一个五千年未易的古老国度，迈着沉重的步伐，最终汇入了整个现代文明的道路。